

### 卷一兵起先知所向(自序)

兵之未起，其说甚长，不必详也。已起矣，贵进取，贵疾速。进取则势张，疾速则机得，呼吸间耳，成败判焉！此不可不知所向也。而所向又以敌之强弱为准：敌弱，或可直冲其腹；敌强，断宜旁剪其支，此定理也。

翦其支者云何？曰：避实而击虚也，乘势而趋利也。避实击虚，则敌骇不及图，如自天而下。乘势趋利，则我义声先大振，而远近向风。不观唐太宗之趋咸阳乎？进乃胜矣。不观黥布之归长沙乎？退乃败矣。微乎！其不可以一瞬失也。

霸王大略，此其首矣！故不惜备录之。知其说者，夫固无余蕴焉耳。若夫一时之利钝，一事之坚瑕，又何足云！

### 卷二兵进必有奇道(自序)

兵只一道耶？曰：不然。所向既明，则正道在不必言矣。然不得奇道以佐之，则不能取胜。项羽战章邯于巨鹿，而后高祖得以乘虚入关；钟会持姜维于剑阁，而后邓艾得以逾险入蜀。故一阵有一阵之奇道，一国有一国之奇道，天下有天下之奇道。即有时正可为奇，奇亦可为正，而决然断之曰：必有。

夫兵进而不识奇道者，愚主也，黯将也，名之曰“弃师”。不观之苏氏挟门旁户逾垣之喻乎？其论甚精，无以易也。昔刘濞之攻大梁，田禄伯请以五万人别循江、淮，收淮南、长沙，以会武关；岑彭攻公孙述，自江州溯都江破侯丹兵，径拔武阳，绕出延岑军后；曹操拒袁绍于官渡，移军欲向延津，而潜以轻兵袭白马，用此道也。

然则，用兵慎勿曰：吾兵可以一路直至，而无烦于旁趋曲径为也。是以人国侥幸也，戒之哉！

### 卷三初起之兵遇敌以决战为上(自序)

兵之进也，固有所过城邑不及下者矣。必以战乎？曰：非我乐战也，不得已而与敌遇，非战无以却之。盖兵既深入，则敌必并力倾国以图蹂荡我，恐我声势之成；此而不猛战疾斗，一为所乘，鱼散鸟惊，无可救矣！诚能出其不意，一战以挫其锐，则敌众丧胆，我军气倍，志定威立，而后可攻取以图敌。古所谓一战而定天下，其在斯乎！汉光武之于昆阳，唐太宗之于霍邑，可以观也。昔沈田子以千余人遇姚泓数万之众于青泥，其言曰：“兵贵用奇，不必在众。今众寡不敌，势不两立，若彼围既固，则我无所逃，不如击之。”遂败泓兵。此深合机要，百虑不易之道也。

### 卷四决战之道在于出奇设伏(自序)

战固无疑矣。然不得其道，祸更深于无战。古有百战之说，以吾言之，不啻百也。将从何处说起耶？吾言吾初起之战焉耳。以乌合之市人，当追风之铁

骑，列阵广原，堂堂正正，而与之角，不俟智者而知其无幸矣。出奇设伏又何待再计焉。孙臆之破庞涓以怯卒，韩信之破陈余以市人，李密之破张须陀以群盗。用寡以覆众，因弱而为强。善战之术，固不止此；然当其事者，断断乎于此二者求之，则万举万当；不然者，必败。

#### 卷五乘胜略地莫过于招降(自序)

战失其道，未有不败者；战得其道，未有不胜者。胜则破竹之势成，迎刃之机顺矣。自此招揽豪杰，部署长吏，抚辑人民，收按图籍，颁布教章。所谓略地也，顾其策何先？曰：是有机焉！蹈之而动耳，不烦兵也。

昔武信君下赵十余城，余皆城守，乃引兵击范阳，不能下。使非纳蒯彻之说，以侯印授范阳令，而使之朱轮华毂以驱驰燕赵郊，则三十余城乌能不战而服乎？善乎！李左车之对淮阴也，曰：“将军虏魏王、禽夏说，不终朝而破赵二十余万众，威震天下，此将军之所长也。然众劳卒疲，其实难用。今以罢弊之卒，屯之燕坚城之下，燕若不服，齐拒境以自强，此将军之所短也。为将军计，莫若按甲休兵，北首燕路，而遣辩士奉咫尺之书于燕，暴其所长，燕必不敢不听从。燕已从而东临齐，虽有智者，不知为齐计矣。兵固有先声而后实者，此之谓也。”至今思之，虽孙、吴复生，何以易焉！而要非战胜之后，则断不及此。何也？胜则人慑吾威而庇吾势，利害迫于前而祸福怵其心，故说易行而从者顺。若在我无可恃之形，而徒以虚言黷众，是犹梦者之堕井，无怪乎疾呼而人不闻也。此又不可不留意也。

#### 卷六攻取必于要害(自序)

《兵法》：“城有所不攻者。”当奉之以为主。至于要害之地，我不得此则进退不能如意，而形相制、势相禁，于是反旗鸣鼓以试吾锋，霍然如探喉骨而拔胸块也。昔高帝长驱入关，已行过宛西，张良云：“今不下宛而西进，前有强敌，宛乘其后。我腹背受敌，此危道也。”乃夜回兵围宛，克之，遂得前进无虑。

夫以深入重地之师，计必制敌之死命，而留中梗以贻后患，岂良图哉？古恒有军既全胜，而一城扼险，制吾首尾，几覆大业者，皆由于谋之不早也。狄青之取昆仑，神矣！不然，屈力殫货，钝兵挫锐之，岂不闻之？吾知有不顾而疾趋焉耳，何必攻？

#### 卷七据守必审形胜(自序)

能取非难，取而能守之为难；汛守非难，守而能得其要之为难。昔项羽委敖仓而不守，弃关中而不居，而卒使汉资之以收天下，此最彰明较著者也。他如陈豨之不知据邯郸而阻漳水，董卓之不知依旧京而守洛阳，自古及今，坐此患者，不可胜数。而独南宋君臣守江失策，尤为可笑。试取当日诸巨公奏议观

之，了然矣。

#### 卷八立国在有规模(自序)

隆中数语，野夫常谈。然亦曾有取其言细求之者乎？今其言曰：“荆州北据汉、沔，利尽南海，东连吴、会，西通巴、蜀，此用武之国。益州险塞，沃野千里，高祖因之以成帝业。若跨有荆、益，保其岩险，西和诸戎，南抚夷越，外结好孙权，内修政理；天下有事，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、洛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，出于秦川。”天下规模，孰大于是！所以，当时英雄，所见略同。周瑜既败曹瞞，因言于孙权曰：“今曹操既败，方忧在腹心，未能与将军连兵相事也。乞与奋威俱进，取蜀而并张鲁，因留奋威固守其所，与马超结援。瑜还与将军据襄阳以蹙曹，北方可图也。”江南形胜可以进窥中原者，其论盖本诸此。

厥后，六朝胜败不常，力皆不副。至于南宋诸公，有其言而无其事，然而其言亦精且悉矣。其所云：立都建业，筑行宫于武昌及重镇襄阳，以系中原之望。又云：天下形势，居西北足以控制东南，居东南不足以控制西北等语，具关至极，圣人复起，无以易也。

若夫朝廷之上置中书以综机务，疆场之外建专阃以总征伐，经理度支，抚驭军民，适宽严之宜，得缓急之序，崇大体，立宏纲，破因循之旧格，布简快之新条，使人人辑志，处处向向，斯立国之初政，又不可以一事不周者也。呜呼！盗贼之与帝王，无俟观其成败，其规模气象，盖已不同矣。

#### 卷九兵聚必资屯田(自序)

干戈屡兴，民不安业，郡县萧条，无鸡犬声。大兵一起，立见此景。语云：“师之所在，荆棘生焉。”信非虚也。如此，而拥大众以征伐，掠无可掠，何况转输乎？古所谓百万之众，无食不可一日支，正此时矣！李密以霸王之才，徒以用粟不节，卒致米尽人散之忧。昔汉之兴也，食敖仓之粟；唐之兴也，资黎阳之利。今天下俱匱，既无秦、隋之富以贻之，何所借以成汉、唐之大业乎？

屯田一着，所谓以人力而补天工也。其法不一，或兵屯，或民屯。大抵创业之屯与守成之屯不同。怀远图者，当于此处求之，无烦详载也。

#### 卷十克敌在勿欲速(自序)

君见博虎者乎？平原广泽，不惮驰鹜以逐之。至于虎负隅矣，则当设网罗，掘陷阱，围绕其出路，旁睨而伺之，久将自困。若奋不顾身，径进而与之斗，鲜不伤人矣！

吾之用兵，自初起以至于势成，敌境日蹙而力亦日专，此亦负隅之虎也。吾欲一举而毙之，岂可不厚为之防哉？

昔周世宗既平关南，宴诸将于行营，议取幽州。诸将曰：“陛下离京四十二日，兵不血刃，取燕南之地，此不世之功也。今虏骑皆聚幽州之北，未宜深入。”世宗卒还师。宋曹彬、潘美诸将北伐，陛辞，太宗谓曰：“潘美但先趋云、朔，卿等以十万众，声言取幽州，且持重缓行，不得贪利。”及曹彬等乘胜而前，所至克捷，每捷奏至，帝讶其进军之速。后果以诸将贪利轻进，至涿，竟为耶律休哥所败。非明鉴耶！

故欲克敌者，强其势，厚其力，谨其制，利其器，然后堂堂阵、正正旗，声罪致讨而施戎索，乃全胜之术也。不然，吾宁蓄全力以俟之。经纶庶政，振举远猷，大势既定，彼将焉往哉？

补遗(自序)

十卷中，至矣，尽矣。尚须补也与哉？曰：为“十胜”而设也。江南脆弱，谁不闻之。然迹其所以胜，不在强弱也，顾人之运用何如耳！遂并其佐胜之着、编中未录者，偶记于此。此外，仍有王文成公破宸濠始末，兵略最精，不可不一览。

跋

此非谈兵也，谈略也。兵则千百端而不尽，略则三数端而已明矣。十卷挨次而进，各有深意，不可以一丝乱。……至于选将、练兵、安营、布阵、器械、旗鼓、间谍、乡导、地利、赏罚、号令种种诸法，如人之耳目口体，一物不可少者，则各有专书，不在此例矣。